

康志刚◎著

天天都有

大太阳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天都有

大太阳

康志刚◎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天都有大太阳/康志刚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06-6198-7

I. ①天… II. ①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6203 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72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5.00 元

我读康志刚的小说(代序)

关仁山

在我们河北省的小说家中，康志刚的短篇小说写得很有味道，文笔清新，描写细腻，读来让人感到亲切自然，耐人寻味。对于在短篇小说领域耕耘并已颇有成绩的志刚而言，他拥有了自己的风格。但是，形成风格的同时更要求作家自我超越。所以，创作长篇小说对于康志刚是一个挑战、突围，是他的创作所面临着的重要和迫切的任务。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的转型，绝不只是将篇幅拉长些、人物复杂些、情节跌宕些，更重要的则是所表现的生活时空体的真正需要。康志刚勇敢地迎接了挑战，而且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中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和突破。

我喜欢这大平原的生活。大平原上的柏树庄民选大会按时进行。两位竞选人是李连春和原村主任刘囤。刘囤外号“刘三刀”，他小时候和小伙伴打架动过刀子，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刀”；“第二刀”是他19岁那年挥着菜刀抢去了大碗漂亮的新媳妇，几年后又将其抛弃迎娶了他现任的夫人、小美人“大白桃”；他的“第三刀”，则让他登上了柏树庄的政治舞台。之后，他又把当时担任村团支书的李连春挤排出村委会。李连春决心闯出一条人生路为自己争口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组建了一个建筑队去城里干建筑，几年的闯荡，让他阅尽了商海的险

恶和诡秘,当然也有人性中的美好和温暖。正当李连春春风得意之时,我国推行基层民主选举,他毅然放弃城里的公司回来和刘圉竞选村主任。这也是一场正义和邪念的角逐,在这里诡诈和荒诞相交织,阴险与卑鄙并依存,各种人物怀揣着各自的心理粉墨登场。在对乡村权力的追逐中,作者的笔锋直指人性的内核和历史的黑洞来进行拷问,让读者体味到乡村芬芳的同时也嗅到了弥漫其间的腥秽;其实这也是浸淫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中国乡村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真实缩影,里面还有作者对农民兄弟般的深切理解和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揶揄、嘲弄。在选举最关键的时刻,身患绝症奄奄一息的丁全保,让儿子槐林用小车把自己拉到竞选现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把自己最神圣的一票投给了李连春。

这是极为震撼人心的一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票,因为它洗刷了刘圉为战胜李连春而泼到他身上的那盆污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李连春和丁全保自小就是非常要好的伙伴,后来他们同时爱上了美丽温柔的艾香。艾香心里其实更钟情于李连春,但她的父母看丁全保身体健壮是种庄稼的好把式,硬是逼她嫁给了全保。从此,李连春和丁全保这两个好朋友就像两条河道里的水一样,按照各自的河床流向了不同的方向。当李连春在城里发迹后,看到自己的好友依然靠着那几亩地过着贫困的日子,就想帮全保一把。李连春的一片好心却引起了丁全保的误解和猜疑。后来艾香因病去世,丁全保也患了食道癌。李连春摒弃前嫌不但掏钱帮他治病,而且还资助他的儿子槐林读大学。李连春的义气和真诚终于感动了丁全保,他对自己从前的做法后悔不已。

刘圉是柏树庄的一霸,他凶恶阴险,贪婪好色,是中国乡村恶势力的一个代表。这个人物写得入木三分。世界千奇百怪,当你看清了,心中会战栗的。

我们看到当李连春在城里日见发达后，在柏树庄引起了极大震动，人们都梦想着一夜暴富，跻身于柏树庄的“上流社会”。传统美德受到严重考验，利益熏心让一些人的人性迅速地嬗变和扭曲。其中就有外号“大洋人”的小菊，这是小军从山里用花言巧语和小计谋“诓”来的女人，她贪图享受又爱慕虚荣，当年小军就是利用她的这种人性弱点让她上钩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洋人”和人贩子相识并加入了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最后美梦破灭，迎接她的是一副锒亮的手铐。此外，还有几条副线：李连春的老父亲和小寡妇兰芳的黄昏恋，这是一种超脱于一切世俗和利益之外的美好情爱；还有丁槐林和李连春的女儿小叶子的纯美恋情，他们的结合是丁全保和李连春友情的延续和升华；丁槐林和小叶子结婚后，毅然放弃在城里的工作回村里当大学生村官，协助李连春建设新农村搞现代农业开发，他的这一选择表现了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念的转变。李连春当选村主任，刘囤不甘心失败，他通过自己的几个心腹用恐吓和借刀杀人等种种卑劣手段，来给李连春使绊子阻止他在村里开展工作，期待着连春打退堂鼓后自己在柏树庄东山再起。当有一天他喝醉酒又来找白玲玲发泄兽欲时，白玲玲想着因为刘囤对自己名声的败坏，儿子小毛头至今还娶不上媳妇，一怒之下将刘囤捅死。当白玲玲被公安局带走后，李连春和乡亲们联名写信证实她是正当防卫。就在白玲玲即将被释放回家时，年过五十的“李老师”来找白玲玲，想和她重续美好姻缘……

这部小说跨越二十多年时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起，通过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的生动细节，揭示了当代农民的痛苦、迷茫和彷徨。而他们的心路历程，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一路走来。读过这部作品，感觉康志刚对农村乡土问题进行了深入关注和思考：在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民的出路何在？是纷纷背井离乡到城里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并因此带来诸如社会治安、孩子上学、老人赡养以及因大量的人员流入而让城市背负巨大的社会资源压力

等等社会问题,还是让农民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在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上来实现脱贫致富呢?人们富裕起来了,但精神境界却因空虚而急剧萎缩,因此亟需构建和重塑一个新的适合中国农村实际又具有现代精神的道德和思想体系!这是小说的思想价值所在。

我还看重这部小说成功地将政治话题转化为了艺术话题。康志刚的家乡正定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有着独特的民俗风情。在小说中,作家从不同侧面、多重角度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具有北方平原特色的民俗风情画。乡土气息浓郁,那棵伫立于村头的大柏树,正是柏树庄人坚韧顽强、生生不息的象征。乡风民俗之浓郁的美,是最吸引人,打动人的地方。文本里有他发自内心对乡亲们的挚爱和对故乡的敬重。这样的艺术氛围,透剔,跳跃,诗意,代表了康志刚的文字精神。我期待着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小说来。

2012年9月19日于北京通州

(作者为著名作家、河北省作协主席)

引子

民选村主任是柏树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开天辟地头一遭，村民们都觉得格外新鲜。

这天，柏树庄的人差不多都赶来了，就连在外面打工的、做生意的也赶了回来。自从生产队解散后，人们难得这么凑到一起，整个村委会大院就像开了锅一般热闹。有交头接耳说悄悄话的，也有大声喧哗的；小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地嬉闹，像一条条光溜水滑的泥鳅，薅都薅不住；不时还传来母亲呵斥自己小孩子的声音；就连狗也来凑热闹，在会场上跑来跑去。真是比过年还要热闹。

在人们热切的期待中，竞选开始了。首先是两位候选人刘囤和李连春发表竞选演讲。

关于竞选演讲，刘囤满肚子的抵触情绪。娘个头，看如今当个村主任麻烦不麻烦，竞选不算，还要发表什么屎蛋演讲？这不是折腾人吗？他就叫来柏树庄的“秀才”刘玉民，让他帮自己写一份演讲稿。当刘玉民提起笔来，刘囤却想不出当选后的具体做法。这几天他一直都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对付李连春了，哪还有心思去琢磨这个？他在屋里踱着步，手指头插到头发里，转动着眼珠子挖空心思地想呀想呀，也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可难为了刘玉民，他再有文才，可巧妇难做无

米之炊，只好写几句空话套话来敷衍。刘玉民离开后，刘囤望着那满纸空话的演讲稿，心里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转而又想，这竞选不就是走走形式嘛，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自己的威力就在那里摆着，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当选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呀，还费那个脑筋干吗呀？这样一想，心里的底气又上来了，把演讲稿团团巴巴扔到了屋地上，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哼，要笑人哩，老子偏不拿它当回事儿！”

因此他往台上走时，依然腆着他的啤酒肚，就像平时走在大街上一样，眼皮只是朝下瞭一瞭，一把抓起话筒——这是他平时在村委会通过屋顶上那只高音喇叭，向柏树庄人发号施令时的习惯性动作。他把嘴贴住话筒，噗噗吹两下，口气非常大，再通过扩音器放大几百倍，就变成了冬天咆哮的北风，变成了老虎的低啸，将空气都震得颤动起来。之后，脸上强挤出几分笑，扯着嗓子说：“各位乡亲，你们可听好了，只要你们投我一票，还让我担任柏树庄村主任，我保证把咱柏树庄治理好。我刘囤不会亏待你们的。我的演讲结束——”

“啪，啪，啪——”下面响起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掌声的来源是刘囤的几个亲信——大贵、二歪以及他们的亲属。二歪两只大手拍得最起劲，也最响。他还把两只手高高地举过头顶，显然是要引起全场的热烈响应，但回应者却寥寥无几，像往水面上落下几滴雨点子，倏忽间就没了声息。

人群里传来一阵嘘声，还有几声冷笑，但很快也像风似的消失了。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连春。

连春的演讲亲切得像和人拉家常。他没有把话筒拿起来，而是两手撑着桌子，身子微微前倾，面带微笑地告诉大家，他要把自己在城里搞建筑积累的经验，用来发展柏树庄的经济，进行新农村建设。他扳着手指，数叨着他抓经济上项目的计划……最后，他向大家承诺：如果他能当选，他先出资将村里四条主要街道全部铺上水泥路面，结束柏树庄下雨一街泥、晴天满街土的历史。

哗——他的话音刚落，下面就响起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

坐在主席台上的杨乡长，拿眼角悄悄地扫了刘囤一眼，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又把目光转向连春，心想：没错，连春被村民认可了。

在这热烈的掌声里，坐在主席台左端的刘囤，脸刹那间变成了绛紫色，像让人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眯缝起那双豹子眼，怒视着他的“臣民”们，恨不得把目光变成刀子，去割他们的肉，剜他们的心。他后悔自己没有把演讲当回事。可当回事又有什么用呢？他肚子里哪有这么多道儿？以至于让连春今天大出风头，首先在势头上压过了自己。

正在刘囤又是愤然又是难堪时，连春又开口了——他这才注意到连春还一直站在话筒前没有离开。

只见连春沉下脸来，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地吐出来，说：“刚才是我的竞选演讲，下面我说一个题外话。也许大家都知道了，有人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造我的谣，对我恶语中伤。这不但是对我的污辱，更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我和艾香从前的确有过恋爱关系，但后来她嫁给全保后，我们就以朋友关系相处了。任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全保是我的好朋友，大家说，我李连春哪能做那种下三烂的事儿？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制造谣言的人，他心里有鬼，才会这么卑鄙！”

连春越说越激动，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下去：“我今天在这里说这件事儿，一来是向乡亲们澄清一下；二来我也想告诉大家，这事儿我暂时不去追究，但这并不排除我将来拿起法律的武器，让恶语中伤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几句话，连春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此时的刘囤，恨不得找条地缝儿钻进去，那一双双射向他的尖辣辣的目光，让他浑身不自在。他更不敢和杨乡长对视，那两束从眼镜片后面射出的锐利的目光让他心里发憷。见多识广的他，面对这个突发场面竟然慌了手脚，额头上早已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但又不好去揩，真

是如坐针毡。

最后,杨乡长作总结讲话。他除了对这种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之外,叮嘱人们一定要珍惜自己手中的这份权利,选出自己最信得过又能把柏树庄搞好的领头人。

接下来,村民代表遵照选举程序,以每户为单位,下发选票,又讲明了填写选票的一些要求和注意事项。

下午三点,是收交和公示选票的时间。这时的阳光似乎比上午更明亮,洒满了整个村委会大院。挂在东围墙上面的那块大黑板上,写着竞选者的名字。因为正对着亮灿灿的大太阳,四周那褚红色的墙砖,弥散着如朝霞一样的迷人色彩。

唱票员每念一张选票,书记员就在那人的名字下面用粉笔画一道杠儿。——随着李连春下面的“正”字越来越多,人群里发出了一阵轻微的躁动。大多数的人眉开眼笑,极少数的人紧锁眉头,脸色灰黑。大贵仿佛置身于隆冬时节,两只手怕冷似的不停地搓着,二歪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两人的眼珠子都恨不得跳到唱票员手里的选票上面。

就在这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槐林用小拉车推着父亲丁全保,走进村委会大门,朝主席台走来。丁全保躺在车里,手里的选票在阳光下像一面猎猎的旗帜。虚弱至极的全保,特意换上一身新衣服,而且把蓬乱的头发也修剪了,胡子也刮干净了。他的脸瘦得仿佛只剩下一双眼睛了,而这双眼睛却明亮如炬,像是汇集了他生命的全部能量,摄人心魄!车子在主席台前停下来,全保把那张在“李连春”三个字后面打着对勾的选票,交到赶来的工作人员手中,然后将目光移向连春,吃力却又是坚毅地说:“连春哥,我、我支持你!下辈子,咱、咱们还是好,好兄弟——”说完,体力不支的他,疲倦地闭上眼睛,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淌下来。

“全保,我的好兄弟——”连春握住全保的手,眼睛也湿润了。

已经病了很久的全保,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投了连春一票。当天

晚上，丁全保溘然去世。

连春以高票当选柏村庄主任。



柏树庄人都知道，李连春和丁全保是光屁股玩大的好伙伴。

全保不善言辞，稳重内向，而连春却机敏，活泼。连春喜欢唱歌，他唱“北京的金山上”，还唱“地道战”，“一条大河”，他会唱很多的歌。除了唱歌，连春还爱听广播。那时家里没有收音机，但村里的大喇叭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是开着的。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他就雀跃着朝大人们喊，哎呀，毛主席又接见红卫兵哩，这是第八次！人们惊叹道，啧啧，这孩子，连这个也留心听哩。

而全保却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就知道闷着头瞎玩，一副天塌下来和自己无关的样子。

按说，连春和全保是不该成为好朋友的。可他们却偏偏成了好朋友。

春天，他俩在稻田里挖茨菇，挖地梨。茨菇和地梨蒸熟了，有一股让人垂涎的清香。夏天去小河里玩水，还爬到树上掏鸟窝，粘知了；秋天，当稻穗低垂，芦草吐絮，他们嗅着稻谷的幽香，在周汉河里摸鱼，捞虾；也背着荆条筐去村北打猪草，还用弹弓打鸟玩。

那时的柏树庄非常迷人。因是依坡而建，村子南低北高。村南方圆十多里，因低于几里外的滹沱河河床，河水的浸透使这里泉水遍地。有大鸣泉、小鸣泉，还有周泉、韩泉，当然，更多的根本没有名字，因为用手随便在哪里一挖，就会冒出涓涓细流，一眼新泉便诞生了。泉眼又分

沙泉和泥泉两种，沙泉随水喷出来少量细腻的黑沙，人们在稻田里干活，喜欢用沙泉的水来解渴，那水富含矿物质，清凉甘甜；而泥泉的水是不能喝的，因为随水涌出来大量乌青的泥，浑得似勾兑了水的墨汁。有了泉水，便有了池塘、河汊，这里鱼跃鸟翔，水草丰美。据县志记载，明洪武七年（1374年），常山府韩太守从四川老家带来稻种，教给人们种植水稻。从此，这里人的餐桌上便有了香喷喷的白米饭。除了广种稻米，人们还栽藕植苇，一派绮丽的鱼米水乡景象。而村北，因为地处高坡上，就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耐旱作物，和其他村庄又毫无二致。这半洼半岗、稻麦两熟的特殊地貌，被村里人引以为豪，更为小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乐事。

有一次连春和全保在村南稻田里拔稗草，全保比连春拔得多。回到家，全保就从小车上扯下一大抱，硬是塞给了连春，他不愿意让连春感到沮丧。那时，因为父亲的问题，村里的小孩子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连春，不敢再和他玩。而全保和他依然是好朋友。全保的奶奶喜欢教孩子们念歌谣，全保学会了就念给连春听。

连春至今还记得全保喜欢念的那首童谣“蔬菜精”：

蔬菜精，蔬菜精，
青枝绿叶红眼睛。
神农年间出了世，
蔬菜们见了都心惊。
吓得韭菜叶儿扁，
吓得小葱叶子空，
吓得莲藕肚里净窟窿；
吓得茄子没血色，
吓得山药蛋藏土中，
剩下辣椒、大蒜、芥菜没处躲，

放出些辣味逞威风。
葱辣嘴，蒜辣心，
芥菜儿专辣人的鼻梁心，
唯有辣椒最厉害，
从嘴里一直辣到屁股根。

长大后，两人同时喜欢上了艾香，但最终艾香嫁给了全保。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个好朋友也如同两条河道里的水，顺着各自的河床流向了不同的方向。全保一直在家里种地，连春组建了一个建筑队，先是在乡下揽活干，不久就去城里闯荡，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进入八十年代后期，他想扩大规模成立建筑公司，这时，他就想到了丁全保。

这天，连春来到全保家时，全保刚吃过早饭，正在院里给猪拌食。

连春扔给全保一支烟，笑着说：“嗨，我刚才瞅了一眼，你家的猪又长膘了！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全保呀，你还真在家里待得住！”

全保说：“连春哥，你笑话我哩。我哪能和你比呀，没有那两下子，咱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呗。”

连春点着烟，眯起眼睛盯住全保：“你呀，就是太保守！让我说，你也不能总这么在家窝着。如今建筑活儿好揽，我想成立个公司，你就去帮我料理料理吧，咱一块干，我不会亏待你。”

全保摇摇头：“我走不开呀。夏天眼瞅着就到了，艾香那个病天一热就容易犯，再说也该锄地里的草了——”

连春又劝说了一番，见全保依然不动心，而且态度也不怎么热情，感到很没趣，就说，全保，你忙吧，我还得去城里呢。就告辞出来了。

艾香收拾好碗筷，从灶房里走出来，望着连春远去的背影，她问全保：“连春哥怎么走了？他和你说啥来着？”那两块饱满的颧骨，在晨曦里闪着迷人的亮光。

全保一撇嘴：“让我去他工地上干哩，我不去！”

“村里人都巴不得跟他干哩，你为啥不去？连春哥可是好意！”

全保眦她一眼：“哼，别成天价哥长哥短的，烦不烦人！”然后提上猪食桶，朝前院的猪舍走去，边走边说，“我可不想去给他打工！”

艾香知道又把全保的醋坛子打翻了，笑了笑，不再言声。只是感到惋惜，如果全保跟着连春去城里干，总比一天到晚守着这几亩地强吧？

把家里收拾好，他们就去村西的高岗上给小麦浇水施肥。

和往常一样，全保挖田埂口子，艾香怀里抱一只脸盆，在前边撒化肥。一股早春麦田里特有的清新气息扑进他们鼻子里。

艾香撒一把化肥，像是自言自语般地说：“眼看夏天就到了，我害怕——”

“怕啥呀，夏天还能把你吃了？”全保不解地扫她一眼。

艾香一脸的忧悒：“还不是担心我那个病呗。我记得，去年夏天就比上年闹得厉害。”刷，一把化肥像雪粉般落在麦田里。

艾香有哮喘病，那是小时候在一个大热天去田里打猪草，因中暑落下的病根。那时家里穷，父母亲没钱给她医治，结果发展成了肺心病，每年的夏天和冬天都要发作一次。发作时脸憋得铁青，出气就像拉风箱一样，呼呼作响。

“哦，那你干活儿可得悠着劲，这病最怕累了。”

全保的话让艾香心里暖烘烘的，她笑着说：“你放心，我才不肯把自己累坏哩，你说，我有那么傻吗？”

全保又挖开了一个田埂口子，然后点上一支烟，盯着自家麦田看。他喜欢这块土地，更喜欢这绿得似要滴出汁液的小麦，那宽展展的麦叶上还闪耀着一层露珠的光亮。这呈现出一派勃然生机的麦田，让他突然想到前几年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新闻：某县一个农民靠种地年收入逾万元，成为全县第一个万元户，县长亲自给他送大红喜报祝贺。

此时，这令人赏心悦目的葱绿，竟然幻化成了一片耀目的殷红，在

他眼前晃动着。全保觉得那个从县长手里接过致富喜报的人，竟然是他自己。

连春刚迈进家门，电话就嘟嘟地响起来。

他赶到堂屋，从茶几上抄起听筒。

“喂，是连春吗？”是张大虎的声音，声浪震得连春的耳膜直发麻。

“是我，大虎哥——”

“你啥时候来城里？”不等连春回答，大虎就开始下命令了，“哎，十一点以前必须赶过来，今天我让你认识一位朋友——”

放了电话，连春正要出发，二兰子白胖的身子像条面口袋一样戳在他跟前：“你刚才去全保家了？”

“去了，这次扩大规模，正缺人手哩，我想让全保跟我一块干，可他就是不肯出去，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二兰子有些气哼哼地耷拉着脸，冷笑道：“活该，热脸贴了冷屁股不是？我看说别的都是假的，你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个艾香！”

连春瞪她一眼：“我和全保当年就差磕头拜把子了，你怎么总往歪处想？你看看他们家过的，艾香又有那个老病根，两个孩子也都大了，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我看着心里不落忍！”

“不落忍你就上赶着往人家身上贴？人家又不稀罕你，哼，没记性！”

看到连春脸上有了愠色，二兰子赶忙住了口。连春也不再和她计较，推上摩托车出了门。

连春赶到城里，直奔县建筑公司。这是一栋米黄色二层小楼，张大虎的办公室在二楼，紧挨楼梯口。

大虎是个大块头，浓眉，高鼻梁，阔嘴巴，那红彤彤的脸膛让人觉得他成天是让酒精泡着的。他是转业军人，脾气急，说话也冲，性格里也有一股子火辣辣的酒味。他正坐在那张棕色皮椅上，拿着一张报纸

翻看。身后的水磨石窗台上，摆着一盆茉莉花，花枝上鼓出几个乳白色的花骨朵。看到连春，他将报纸扔到桌上，两条又黑又粗的眉毛耸一下，笑着挖苦他：“嘿，真没出息呀，一晚上也舍不得离开老婆！都快成老黄瓜了，还当个宝贝搂着哩！”从桌上拿起一盒“石林”烟，抽出两支，一支递给连春，把另一支在鼻子前闻一闻，才塞进嘴里。虽说他位居县建筑公司经理，但人很随和，说话诙谐风趣，往往荤的素的一起上，又豪爽大气，因此朋友多，路子也野。

大虎告诉连春，他已经替他在华阳饭店订好了房间，中午请建行经理老穆吃饭。因为扩大规模，连春急需一笔资金，前几天他找过大虎，请他帮忙办点贷款，想不到大虎这么快就开始给他想办法了。

头下班，他们赶到了华阳饭店。

穆行长是一位秃头顶中年男人，穿一身深蓝色西装，系一条红领带，又白又圆的脸似一枚刚剥皮的土豆。连春看他第一眼，心里就敲起小鼓，因为直觉告诉他，这人不大好说话。

酒喝到酣处，谈话就切入了正题。大虎说：“老穆呀，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眼下国家正发展个体企业，像连春这种有胆识又有魄力的农民企业家，你们建行得好好扶一把！他们个顶个都是大能人，能拼能打，嘿，有股子闯劲！”

穆行长点点头，拿一支香烟在手里把玩着，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上堆满笑纹：“呵，大虎，咱都是老朋友了——”目光匆遽地在大虎脸上扫一下，然后叹息一声，做出爱莫能助的样子，“上边是有这么个政策，只是眼下行里资金有点紧张！你们先别急，得耐心等待——”

连春沉不住气了，赶忙说：“穆行长，我来城里打拼两年多了，也不能总这么小打小闹，塞嘴里一个烧饼，就不觉饿了。再说我既然来城里，不就是想干出点名堂吗？常言说，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钱袋子鼓了，到时候也能有朋友们一壶好酒喝呀？这不，正赶上国家有这么个好政策了，如果资金不能到位，我这个牌子可就挂不起来了！”